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稼轩词》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稼轩词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爱国词人辛弃疾〔1〕

稼轩词欣赏〔15〕

作品导读〔46〕

《稼轩词》导读

爱国词人辛弃疾

《稼轩词》的作者辛弃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稼轩”是辛弃疾中年隐居江西上饶时，筑在带湖的室名，由于中国文人常以所住地名（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室名作别号的习惯，他自此之后以“稼轩”为号，其弟子范开为他编词集时也就以“稼轩词”名之。

辛弃疾是南宋时人，在他出生前的十几年其故乡山东历

城（即今济南市）已经与广大的北方地区一起沦陷于女真族人所建立的金国之手，但在这十几年中，宋、金之间沦陷区内人民自发组织的义军与入侵者之间的战火并未平息。就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女真族大将兀术率军进攻河南，民族英雄岳飞出兵反击，在汴城大败兀术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追击，在义军纷纷响应下收复了河南名城郑州、洛阳，直逼北宋故都鄴京（今河南开封）。其后，虽在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等投降派的强迫命令下，岳飞不得不退兵，但他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已使女真侵略者的气焰受到遏制，使沦陷区人民反侵略、反奴役的斗志受到鼓舞。

辛弃疾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辛赞是个心怀大志的爱国人士，时常带领儿时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寻找机会兴兵起义，以报“君父所不共戴天”之仇（辛弃疾《美芹十论》）。与此同时，成长中的辛弃疾也不断目睹人民在女真铁骑蹂躏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使他进一步坚定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大志。由于辛弃疾出身于军人世家，又在金人所统治的北方长大，他较少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教育，而更多地是受到带有北方所谓“燕赵奇士”的侠义气概的影响。

在辛弃疾二十一岁那年，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那年，很久以来就蠢蠢欲动的金主完颜亮按捺不住对南宋的鲸吞野心，在大肆征兵征响后亲自率军南侵。久已不堪忍受金人严酷压榨的北方汉族人民，乘着金兵云集南下的机会，相与聚集起义。当时在泰山一带揭竿而起的义军有二十万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名叫耿京的农民。年轻的辛弃疾立刻抓住了这一时机，招集起一支二千多人的军队，投奔耿京麾下，

被耿京任命为掌书记，掌管军中的书檄文告。

投军不久，一个意外的事件就使辛弃疾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武勇与胆略：当时有个名叫义端的和尚，也曾率领数千人来投奔耿京。那义端是个别有用心野心家，在军中不久就窃取了耿京的印信出逃，连累辛弃疾也受到耿京的猜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辛弃疾向耿京请命，以三天为限，追斩义端。果然，不出三天，辛弃疾就提着义端的首级回来向耿京复命。

后方义军的活跃，动摇了女真在黄河北的统治，也极大地打击了完颜亮所率金军的士气。军心不稳的金军在渡长江时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受到虞允文率领的宋军袭击。溃退至瓜洲，完颜亮被部将完颜元宜等所杀，大军向北撤退。辛弃疾此时向耿京建议，去与南宋政府联络，以便乘金人政治混乱时与宋军协同作战，予以重创。耿京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派他与贾瑞等人为使者，南下与南宋政府联络。

不料，就在辛弃疾南下联络期间，起义军中又出了个比义端更为可恶的叛徒：张安国。此人被金人收买，使阴谋杀害了义军首领耿京，并胁迫着一部分义军投降金邦。依靠这一罪不容诛的反叛行径，张安国被金邦任命为济州（今山东巨野县）的知州。辛弃疾在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后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获得事变的消息。在这关系义军存亡的关键之际，辛弃疾勇猛果敢的特点又一次显示了出来。他毅然决然地立即组织起五十名义军志士，快马加鞭直趋济州，出其不意地在五万人马中活捉叛徒张安国，将他绑置马上，并当场号召张安国的上万名部下反正。辛弃疾带领这万余人马穿越金人盘踞的地区向南急驰，途中渴不暇饮，饮不暇食，直到渡过

淮河，进入南宋军队控制的区域，才稍事休息，辛弃疾《鹧鸪天》词中“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二句，所叙述的就是自己这一传奇性的英勇之举。年轻的辛弃疾，初出茅庐，就在国家风云变幻的多难之际显露了他峥嵘的头角，以其“壮声英概”，使得“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据史料记载，辛弃疾的体魄生得十分威武雄壮。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背脊能负，膂力过人，身高体硕，壮健如虎。以这样的体魄，自小又生长在将门之家，精通军事韬略，再加上他“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大志，他犹如蛰伏潜藏在深潭中的蛟龙，只待风云际会就将龙腾虎跃，大展宏图。故宋末文人谢枋得称他“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浚）、岳武穆（飞）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把他与南宋赫赫有名的大将岳飞、张浚相比，认为“使公生于艺祖（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时，必旬日取宰相”。令人遗憾的是，像辛弃疾这样一个世上并不多见的智勇双全、能文能武、可以在国土分裂之际为国家为民族建大功立伟业的人物，遇上的却不是“艺祖、太宗”那样的开国英主，而是偏安一隅、苟且图全的南宋小朝廷，以至于这一潜龙方出深潭，又陷浅池，蟠屈汗泥，难飞青云之上。

辛弃疾南下后，所部万余人马，只被作为南下流民而分散安置在淮南各州县，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稍后，他就被派往江阴军去做签判（指由京官临时充任的州府判官），而所奏北方金人的敌情及其破敌方略也没有为南宋政府重视。

宋孝宗赵昚受禅继位之初，一度似乎颇有收复失地之志。他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军政，并于公元一一六三年对金

发动攻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兴（宋孝宗年号）北伐”。因将领不睦，虽然于灵壁、宿州（今安徽灵壁、宿县一带）取胜在先，接着却在符离打了败仗。这一小小的挫败即使孝宗壮志顿销。他免去了张浚的职务，又让主和派当政。这时，辛弃疾却不顾位卑言轻，挺身而出，写了洋洋洒洒的十篇论文：《美芹十论》上奏孝宗。在论文中他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小挫而沮吾大计”，在对金的斗争中仍应争取主动，不能倚靠为国家“膏肓之大病”的和议。对他的议论当权者仍然置若罔闻，南宋仍与金订立了被称为“隆兴和议”的条约，议定宋、金为侄、叔之国，这个“侄儿”每年向“叔父”进贡银、帛等“岁币”以表敬意。

辛弃疾屡次上奏毫无效果，但他并不气馁。公元一一七〇年，那曾在采石一战中打败金主完颜亮的大臣虞允文出任宰相，他又向虞允文上了《九议》，提出打击侵略者，恢复国上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事，而不仅是皇帝或宰相的私事，因而他们不能因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回避这一大业。可是，这一回他“英伟磊落”（南宋诗人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议论仍被当政者漠然置之。

自公元一一七二年到一一八二年，辛弃疾历任州郡官吏或某一路的监司，转辗各地，始终未曾在中央枢要之处担任过职务。这对他的抗战谋略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引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大材小用”的感慨，但他出于爱国爱民之心，所到之处仍展现出他的才干，取得了出色的政绩。

一一七二年，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滁州是个当时偏僻贫瘠的地区，并且屡经灾荒战乱，城郭已经化为废墟，百姓都编茅结苇，困居于瓦砾场中。辛弃疾见到这种萧条贫苦的

景象，首先申请中央豁免民户以前所欠交的赋税，又减轻此后的税收使农民安心于农业。对于商贩的税收他也减少，并在州城兴建旅店，招徕商贩，以振兴商业。经过他这样的治理整顿，滁州的景象大为改观，原先的“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一一一七五年，辛弃疾担任江西提刑（在各路主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监察、农桑诸事的官职）。这时，在江西、湖南一带私贩盐、茶的武装私贩十分猖獗。辛弃疾为了对付他们，奏请建立飞虎军。朝廷不允所请，他却自行建立，并在用兵时重在安抚，仅将私贩首领赖文政捕杀，结果很快平定盐茶武装分子的捣乱。

在一一一七八到一一七九年间，因政府强制征购粮米过于苛暴，农民不堪承受，在连州爆发了李师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爆发了李接、陈子明为首的农民起义。辛弃疾在巡视考察了这些地区后，上书给宋孝宗，指出农民起义是贪官酷吏横征暴敛的结果，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将抨击的矛头直指那些“贪浊之吏”。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员，辛弃疾在当时能有如此见识，实属难能可贵。

一一八〇年，辛弃疾自湖南转运判官调任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上他曾下令湖南路属下各州府，动用官仓存粮大募民工，修筑人工湖，以此解决饥民的失业问题，同时使当地农田获得灌溉之利。一一八一年，他又被调任隆兴府知府兼江南西路（即今江西省一带）安抚使。当时，江西各地正遭受严重的旱灾。一些富户大量囤积粮食以抬高粮价，使本来就因灾荒而紧张的粮食市场雪上加霜，形势更为严峻。

他到任后立即下令在各州县要道张贴布告：“强者斩，闭果者配。”又以官府出面向当地富户借债，用这些钱向外省买粟粮食，大大缓解了当地的灾情。他所采取的这些救灾措施，甚至到明、清诸代仍被传作救荒史上的佳话。辛弃疾在出任地方官时，始终重视农业，注意为农民兴利除害，很有建树。他曾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努力种田的意思）为先。”因此将所筑居室取名“稼轩”。“稼”的本义，就是种植粮食的意思，故《论语集解》云：“树五谷曰稼。”辛弃疾这种重视农业、爱护农民之心至老不改。在六十四岁他重新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时，他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当时的南宋皇帝宁宗赵扩，请求下令禁止地方官员乘收赋税之际“高估趣纳（指折算时提高粮价），以饱私囊”等等“害农六事”。辛弃疾在出任地方官时所表现出来的清廉爱民、重视民生的作风，实际上与他立志抗金的行为一致，都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自一一八二年到一二〇七年的二十多年中，辛弃疾虽然也曾短时间出来任职，但绝大部分时间却是以“主管冲佑观”、“提举佑神观”等名义被弃置不用。所谓“主管冲佑观”、“提举佑神观”都是所谓“祠职”，是南宋时代为遭到贬谪的官员而设立的虚衔。名义上是管理神祠，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必去神祠所在处赴任，因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中，胸怀大志、正当盛年的辛弃疾实际上过的是隐居赋闲的生活。他所居住的地方，先是在江西上饶的带湖，也就是他修筑新屋“稼轩”之处。后来带湖的稼轩因发生火灾焚毁，他就又迁徙到江西省铅山县瓢泉旁的农村去过田园生活。那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是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与陈亮。陈亮是

一个与辛弃疾一样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爱国词人，两人同仇敌忾，结下了生死之交的友谊。辛弃疾南归后尽管历经坎坷，毕竟还曾历任中级官职，而“独奋迹于草野，底排众议，倡言恢复”并以其爱国奏章曾使宋孝宗“赫然震动”的陈亮，却不仅白衣终生，还被当权者“以为狂怪”而三次被诬入狱，几乎被置于死地。在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遇中，他们却互相作词勉励，肝胆相照，始终没有放弃为统一破碎的祖国的政治理想。

在一二〇三年，久遭冷落的辛弃疾突然被重新起用，而且起用他的又恰恰是向来排斥他的当时的权相韩侂胄。这是为什么呢？韩侂胄在宁宗朝廷深受宠信，势倾朝野，前后执政达十三年之久。他起用被他排斥的辛弃疾，不是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原来他认为金王朝在当时已衰落得不堪一击，自己建立奇功，名垂青史的时间到了，因而他起用抗金声誉极高的辛弃疾，为下一步对金发动攻势作准备。但不论韩侂胄动机如何，他起用辛弃疾一事仍使当时的爱国者们感到欢欣鼓舞。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当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但仍在欣喜之余作了一首长诗《送辛稼轩殿撰造朝》为他送行，诗中将他比作古代的名相管仲、萧何，劝他不要介意过去所受的排斥，将恢复大业担当起来。当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去镇江时，当地的著名学者刘宰也特地写书信表示欢迎，在书信中他将与汉代开国功臣张良与三国时辅佐刘备的诸葛亮相比，表示他的戟偁临，能使中原恢复有望。这些都能说明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在当时士林中声誉之隆。

辛弃疾到达江防重地镇江后不负众望。在向宋宁宗与韩

侂胄所作建议中，他一方面战略上藐视敌人，断言金国必乱必亡；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切忌轻率出兵、仓促击敌，以至于像南朝宋文帝元嘉年中对北方的拓跋魏轻率用兵一样，只落得“仓皇北顾”，溃败而归。他强调指出，应当将用兵之事托付给经验丰富的重臣元老，大力从事准备工作。他自己在镇江任上，也身体力行。他先派遣密探深入金国，详细侦察金国的兵马数量、驻守地点、将帅姓名、仓库位置等等军事情报，又赶做军服一万套，招募壮丁在沿江加强防守。

然而，韩侂胄集团中的大都是未经战事的纨绔之徒，一旦战议已决，他们将战胜金兵视为唾手可得的易事，于是便排斥异己，打击有实战经验的元老重臣，视辛弃疾的克敌致胜的方略为敝屣。连辛弃疾任职镇江知府仅一年多也被以“好色贪财”的莫须有的罪名给罢免了。

辛弃疾去职不久，韩侂胄派遣郭倪、赵淳等率领大军北伐。这次所谓的“开禧（宋宁宗的年号）北伐”，因准备不足才攻至宿州（今安徽宿县）就遭到惨败，使得南宋朝廷自此之后不敢再有对金用兵之念。

在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处境与无可奈何的心境下，辛弃疾不得不与另一位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样，在农村的田园生活中寻求发泄愤懑与排遣苦闷的途径。同时，也与历史上无数失意文人一样，他只能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让他贴近自然与质朴生活、暂时忘却世间诸多不平的哲理，故他在《感皇恩》词中说：“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正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内心积蓄了太深的感受，深知人生的无奈，故而“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在宁静优美的田园中、在

放旷的诗酒生活中抚平心头的创伤。这是一个处处碰壁的英雄豪杰在一个平庸苟且、举世滔滔的社会中所作的不得已的选择。

辛弃疾一生主战，盼到晚年才盼到当政者终于敢向金人用兵，而当此之际，将兵领军的却是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膏粱子弟，这位胸怀用兵韬略、生具攻伐气魄的军事家却被投闲置散，在农村过着“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的生活，终子在一二〇七年秋他还不足六十八岁时就“赍志以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悲哀。在《宋史》本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在辛弃疾去世后六十年的咸淳（宋度宗赵模的年号）年间（一二六五—一二七五），当时任史馆校勘的谢枋得途经铅山县分水岭，瞻仰辛弃疾之墓，住宿在墓旁的佛寺中，据传说在黄昏时听到大堂中有愤懑的呼叫声，直到半夜呼声不绝。他以为那是辛弃疾在大鸣不平。于是谢枋得一夜不眠，点着蜡烛写了一篇祭文，第二天一早就临墓祭祀。后来，谢枋得还奏请朝廷，追封辛弃疾为少帅的官衔，以安抚一生受尽委屈的忠魂。这段其灵魂“鸣其不平”的故事当然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这故事居然被载人正史，则可见其流播之广，也可见为他一生鸣不平者之众多。

辛弃疾的志气才华历代受到人们极大的推崇。在他生前，与他好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在写给他的书信中称许他“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意思是指他在事业上，有辅助皇帝统一与治理天下的雄心；在文学创作上，被他作为消遣而作的词篇脍炙人口，为人传颂。与他同时的词人与诗人刘过，性格豪放，不肯轻易推许他人，而

独在词中称道：“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意思是说：自古至今，有哪一个能与辛弃疾相比！在他死后一百多年，元人张梦在经过他的坟墓时，仍作词凭吊说：“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云气？”又推崇他的词篇谓“阳春白雪，千载下，无人继”！千百年来，作为一个呜暗叱咤而又失意闲置的英雄豪杰，凡了解辛弃疾的遭遇的人都感到扼腕痛惜。

辛弃疾的门生范开，在所作《稼轩词序》中称辛弃疾“一世之豪”，那一个“豪”字确实最能概括出辛弃疾那豪迈爽快、光明磊落的性格特点。岳飞的孙子岳珂，在笔记《程史》中记载了关于辛弃疾的两件轶事，颇能反映其豪放的性格。其一云：辛弃疾每当宴客，必定歌唱他自己所作的词助兴。他最喜欢歌唱的就是那首〔贺新郎〕，而每到词中“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一句，“辄拊骨卑自笑，顾问座客何如，（座客）皆叹誉如出一口”，其狂放自得之状，如在目前。其二云：辛弃疾刚创作了那首〔永遇乐〕“千古江山”时，特地备下酒席，召来宾客，命歌姬反复歌唱这首新词，他则亲自在旁边打节拍，唱了数遍，他就一个一个询问宾客，一定要他们指摘词中的缺点。宾客们有的回答指摘不出，有的勉强指摘一二，却又不令他满意，他就挥着羽毛扇向四周看个不停。当时岳珂也在座中，并且正年轻气盛，就坦率地指摘词中典故用得太多。辛弃疾听了大喜，坐到他身前催他细说，又“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瘤（疾）！’”从此对岳珂更加亲密。当时辛弃疾官居知府，年高望重，词名满四海；岳珂比他年轻四十三岁，当时还只是个应举落第的士子；可在那非常讲究年辈、身份的时代，辛弃疾却能只因“一语之合”，对年轻后辈的批评表现得如此欣喜恳切，可

见其器量之宽宏豪爽、待人之真诚恺切。

《宋史·辛弃疾传》中也评论他的为人道：“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传中也记载了颇能说明其性格的二件事。第一件是反映他仗义助人的：辛弃疾在担任大理卿时，与他同时任大理卿的吴玠如死了，死后竟连买棺材收敛的钱也没有。辛弃疾感叹说：“他身为列卿职位不低的官员，家中竟然贫穷到如此地步，真是一个廉洁耿介的人啊！”于是出了很多钱作奠仪，帮助他料理丧事。顺便说一下，辛弃疾自己也决不是富裕的人，他自己“卒之日，家无余财，仅遗平生著述数帙而已”（李讷《批点稼轩长短句序》）。《宋史》所记载的另一件事是：辛弃疾的知交哲学家朱熹亡故，当时正是朱熹所倡导的理学被势倾天下的权相韩侂胄严厉禁止、被斥为“伪学”的时候。朱熹及其交往密切的人其时都遭到贬滴放逐。在这史称“庆元党禁”之际，连朱熹的“门生故旧”都没有一个敢去送葬，唯恐受到牵连。辛弃疾却毅然独往，还作了一篇祭文边哭边读，文中公然推崇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他这种不畏权贵、不避嫌疑的浩然正气，真是卓尔不群，令人景仰。

辛弃疾壮志未酬，对当时的国家与他个人都是一大悲哀，但对南宋词坛乃至中国文学来说，却又是一大“幸事”。他所创作的词篇，流传到现在还有六百多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被罢免期间所作。可以想见，倘若他在当时真的受到重用，成为“股肱王室，经纶天下”的大臣，那么他在运筹帷幄、戎马倥偬之际，还有多少余暇来舞文弄墨、倚声填词呢？即使有所创作化不令其非什愉格的“不平少瞧”清人徐《词苑

丛谈》所引用的另一位文人黄梨庄的话说得好：“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即陈亮）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这一番议论将辛弃疾藉作词以抒发悲愤的心迹一语道破，说得十分中肯。确实，与同处宋代的另二位大文学家苏轼、陆游相比，辛弃疾有所不同。苏轼、陆游是对政治很关切的文学家，陆游三天不作诗就要难受，苏轼也常常为了应酬而作诗词，他们可以说是天生就具有创作冲动的文人。辛弃疾却是个“诗债怕人索”的人，就如他门生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所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对辛弃疾来说，文学并不是一种他所追求的事业，只是一种“陶写”，亦即发泄内心感触的工具，一种排遣痛苦的呻吟，一种英雄血与豪杰泪的结晶。他天生是个跃马横戈、冲锋陷阵的英雄，但受到所处时势的羁縻、束缚而违心地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就。他就像是一条志在青天的蛟龙，才跃出北方的深潭，又陷入南方的沼泽，始终怀着一飞冲天的强烈冲动，却永远转辗于污泥浊水之中，于是忍无可忍地发出声声悲鸣哀吟。那一声声或高亢悲壮、或低沉抑郁、或狂放不羁、或宛转深沉的啸吟，就是那一首首被论者称作“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语）的不朽词篇。

辛弃疾的诗文集早已失传，他的词集则历代有不少刊本，分属二个系统：一种是题作《稼轩词》的四卷本，全集分为甲乙丙丁四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是汲古阁影印的宋代抄本；另一种是题名为《稼轩长短句》的十二卷本，最早的